

中州名賢集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七

靜庵竇先生文鈔目錄

舉業理學論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貧賤富貴說

教官淺說

答振起問

與某童

與同人訂學書

與彭無山給諫書

再與彭無山給諫書

性理纂要序

理學正宗序

嵩陽書院志序

泌陽學條規弁言

家規序

嵩陽書院記

朱陽書院講學紀事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七

靜庵竇先生文鈔

舉業理學論

卽舉業卽理學之說謂旣學道者不可廢舉業未學道者亦可因舉業以求理學也蓋聖人教人原欲偕天下後世而躋之聖賢之域故六經昭垂聖人之言行在焉後人觀聖人之言考聖人之行以期得此理於己非徒務爲記誦辭章之習己也人而有見於此日取聖人而效法之效聖人之言必求合乎典常而非聖人之言不敢言效聖人之行必內考乎身心而非聖人之行不敢

行日夜砥礪誦讀自反此之謂學道者也苟其人而惘然於聖人教我之意與我之學聖人之功蚤夜思維勞精傲神以求王乎舉業可不謂勤歟而問其意則曰博功名也以榮我也問其事業則曰廣吾田廡吾宇爲子孫計久長也問其終竟則曰位高名顯以富貴貽後人如斯而已無憾也噫自少至老習見庸庸身何由而脩家何由而齊國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此之謂未學道者也夫以學道者之篤志聖賢而未學道者之皇皇焉以舉業爲富貴之媒如此於是學道者益堅其學以爲已不求聞達之意甚至有屏棄舉子業者斯亦過矣

子路述孔子之意以諷丈人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使爲學而必屏跡山林不與斯人爲徒是與鳥獸同羣也而可乎哉且天之生人凡以爲斯世君之官人凡以用所學親之愛子旣欲責以聖賢又欲効績朝廷爲學而至屏棄舉業大無義也徒亂倫也並昧於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旨非孝也噫人而無與於忠孝則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其所學者果何學也哉於是爲之教曰古之取士也鄉舉里選今之取士也卽言考德無二旨也爾之爲學也廢舉業不治

則無以爲進身之階矣將不欲用其學於天下國家乎如其甘絕人世也廢舉業不治可也若猶是幼學壯行之志也亦何爲而不從事於斯乎且舉業與理學誦讀不異所異者求道德邀功名之一念爾爾旣知學道矣其存心不同於世俗之苟邀功名者矣以之讀文求闡明聖道之文而讀之卽是矣以之作文直抒胸中所見以與聖言相發明卽是矣而於理學何病乎故曰卽舉業卽理學也所謂旣學道而不可廢舉業者如此至於未學道者雖平日所習所見沈溺於流俗中而不能振拔然人性本善彼其所得於天者不異也特未有人焉

開之以聖賢之道斯迷而不悟爾今卽就舉業中與之
講明焉一言孝也爲之教曰孝之義爾旣形之於文矣
是皆爾性中所自有之孝也曷不卽其言而體之身乎
一言弟也爲之教曰弟之義爾旣矢之於口矣是皆爾
性中所自有之弟也曷不卽其言而盡之已乎一日而
與爲啟發又一日而與爲引伸久則知吾性之皆備而
聖人教人之意不過欲全此也鮮有不翻然勃然滌志
移慮以求得此理於已者由是日日讀文日與性命相
觸日日作文日與理道相親以之入於聖賢之途易易
也豈不卽舉業卽理學乎所謂未學道而可因舉業以

求理學者如此總之存乎其人爾有志於聖賢之道者
卽舉業卽理學也無志於聖賢之道者舉業自舉業理
學自理學也但君子大公之教不欲薄待天下之人必
欲盡人而納之大道之域故公其教以聽人之自至初
不逆計其人之能至否也而卒之浸漬化導無不至乎
其域焉此存乎善教者之曲成於其間而豈淺見之所
能窺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吾身合天地萬物而一之者也較吾身於天地而論之
天地非大吾身非小也較吾身於萬物而論之萬物非
多吾身非寡也重視吾身者恆以天地爲心以萬物爲
懷而不然者泛泛焉已爾烏知天地爲大父母而萬物
皆吾同體者哉今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者天地之
心也天地生萬物不能必萬物之自爲全又不能以身
理之而使之全籌之籌之將終於不生乎心不忍也聽
物之繁亂自爲生乎心尤不忍也曰吾於萬物之中而
篤生聖人焉此可以代吾憂矣而聖人者又不數生往

往千年而一見或五六百年而一見或二三十年而一見或一時有數聖人並處而繼此者恆不多見必遲之又久而始見猶幸而有大賢以上大賢以下之才以生乎聖人絕續之間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可以付託之矣而大賢以上大賢以下之才既限於其器未卽經天而緯地更多拘於其位不能以周四海而遍寰區此亦勢之無可如何而天心之所最苦者也有志者所以必體天地生物之意而不敢愒置也歟夫聖人之事天地猶孝子之事父母也聖人體天地生物之心猶孝子體父母愛人之意也父母而欲爲之逸則逸之父母而欲爲

之勞則勞之父母而有所愛也我則不敢不用吾愛父母而有所敬也我則不敢不用吾敬以至父母之於賤人微物無所不施其惠也吾亦不敢不有道焉義焉以用吾惠蓋惟其人而非孝子也則已人而孝子則無念不在父母之側無事不體父母之心也而聖人爲天地之肖子其事天地正復類然然體天地生物之心以行其教養萬物之事勢非可以空言而理也殆不能不藉權位以次其位天地育萬物之能則權位之有無又繫乎道之得行與否而豈區區細故哉昔堯舜以聖人而而在上其時之爲臣者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以司庶職

禹湯文武以聖人而在上其時之爲臣者夏有益以爲
相商有伊尹以爲阿衡周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
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以爲輔佐及周之末
季孔子生焉又百年孟子生焉有大聖大賢而不遇其
位則雖有拯濟之志而我之用世也愈急世之求我也
愈緩終亦虛其志於車轍馬跡之間而已矣可不傷哉
居恆讀書至唐虞三代之際見其君臣明良相得益彰
未嘗不嘆貞元太和之氣在當年宇宙間而至考孔子孟
子勞窮途又未嘗不悲時遇之艱而吾道之不得藉權
位而行以終天地生物之功也噫權位於我何與哉而

吾道竟以不得此而不行焉則權位重矣故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誠重之也然以其重也而
馳情慕之則不可夫居其位者謂得行其道也道之未
得而曰我無其位也恐位之及我則負之者多矣若以
道之未得而謂無事急求乎道也又豈可哉津津乎習
之於至德要道之中以續孔子行在孝經之意而且讀
詩而正其性情讀書而明其政治執禮而謹其節文讀
易而探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讀春秋而反覆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吾斷大事決大疑之準繩而
且於諸史律例之類則究晰之於往古賢士大夫之治

譜則博求而觀之於當世名公巨卿之碩畫美績訪探而熟識之於東西朔南之山川土俗或按圖以明其形勢或稽典籍以得其方土人情物理之宜或與留心當世者商榷而講論凡夫明農治兵選賢課士取賦定役興屯弭盜崇祭定律治厯決獄備荒防河通商恤竈諸政事無不耳聞目考以悉之於胸中如此則心有所明理無所蔽身有所範事得其宜夫而後權位及我我可出而任天下事矣若猶未也是尙在進德脩業不遑朝夕之年也苟不乘時而多聞多見以蓄德窮經敦行以考業以俟其德稍進業稍脩經史之書稍誦讀而實

踐當世之務稍歷練而明達而徒輕置身於治國平天下之際曰吾其代天而理物也吾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未得而蘊之無本則發之易盡縱有政績可稱亦不過如志於功名者之所爲安望其以危微精一之學發而爲經天緯地之功不遺民物不動聲色如古大聖人之爲者哉夫治不法堯舜禹湯功不媲稷契伊周學不遵孔曾思孟非肖子承天地付託之至意也不體天地生物之苦心則不知重其身能體天地付託之至意又何可一日不重其身乎重吾身卽重天地所生之身重天地所生之身卽重天地付託萬物之

身吾身得乎道而天地萬物不在道外任舉一呼一吸
無非天地之闔闢一喜一怒無非天地之寒暑一損一
益無非天地之文章一動一靜無非天地之變化而萬
物之生養安息於其中者卒莫知其所究極至是天地
生物之心或可以遂而其付託吾身以萬物之至意或
可以全而吾身亦庶可成位乎其中矣故曰吾身合天
地萬物而一之者也

貧賤富貴說

或曰儒者亦惡貧賤而慕富貴乎曰然曰何以惡貧賤也曰貧者空乏之謂也學問不足孝弟不有仁義忠信不充諸慮道德禮樂不設於體斯之謂貧賤者無足重輕之謂也少不悅道長而無述老而見惡於人斯之謂賤然則如之何不惡之若夫十畝閒閒蓬戶而居藿羹而食露肘而處名不列於王家身不膺夫爵位吾豈以爲貧賤哉曰何以慕富貴也曰富者殷實充滿之謂也善積諸已日新月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益而不已以至高大隨取而有隨用而

足左右逢源不窮於施斯謂之富志乎天爵履平安宅
榮莫大焉寵莫隆焉斯之謂貴然則如之何不慕之若
夫非道而求非義而取以致家累千金懷利而往越禮
而受以致祿享萬鍾吾豈以爲富貴哉

教官淺說

自虞廷命官敷教專其職於契而教之責始重後世學校遍天下而董其事於師儒如蘇湖之經義治事頗得古人教人之意是以太學取之以爲法嗣後洛闕之教興一時門弟子肩任斯道迭相傳衍以至於今在程朱諸大儒雖未嘗專任教職而教必歸之以敬敷五教之旨實能盡之也邇來司教者於此道絕響久矣其最上者閉戶不事事便稱卓品而其什伯相望者不過視冷衙爲利藪變講席作遊說而已噫亦思教官之所奉者何神乎其師則曰孔子教官之所掌者何職乎其政則

曰庠序教官之所居者何所乎其堂則曰明倫教官之
所訓者何人乎其徒則曰秀才奉孔子以爲師是傳衍
道統非淫祀邀福比也掌庠序以爲政是化導邦國無
簿書鞅掌勞也居明倫以爲堂是飭以禮義非爭
先地也訓秀才以爲徒是蒸我髦士非愚頑不格類也
誠使有大儒者出而爲教官之職能遵守孔子則絕學
傳能修舉庠序則師道尊能倡導人倫則先覺之望重
能成秀才則治平之澤遠此席何等關繫顧可苟且
從漫焉不加之意耶夫何利欲之習相沿而不可破
其選教職者方家居之日不計己身之得失而止計

某學之大小其既選教職者就居官之年不課士行之
臧否而止課某事之厚利噫以此輩而爲教官微言何
由而續教化何由而廣學術何由而正人材何由而成
以視能遵守孔子修舉庠序倡導人倫陶成秀才之教
官其相去爲何如耶余深慚負質愚魯學力疎畧不免
爲流俗一輩然而是非得失畧能辨之因爲此說以質
之同志不知芻言有當焉否也



答振起問

振起謂予當治舉業可成進士乎曰我非置舉業我之所業日夜不遑者治其本而已經不明行不脩而做精勞神專攻舉業是舍其本而圖其末矣時光易邁至詣難成每日在舉業上用功忽而三十四十而老矣更有何日做身心工夫耶爾只見我如今在身心上用功不在舉業上用功便如此說却不知我讀書時觸處感發隨時反治正有多少收斂多少活潑每閱一理到通透時覺得有許多進益如此積久豈復難於文事且進士之成將不數年間卽官之矣一旦出而應人之知將以

何者爲具趁此時好下潛脩工夫俟養得體段成了好
言別事

與某童

文所以翼道也今與人論文則油然喜與人論道則或厭焉以爲不足聽是蓋爲文而不知所以爲文者也予聞足下能文志且苦心竊喜之喜其能文者未始不可使之知其所以爲文者也蓋爲文者天機之發其所以爲文者宰是天機者也由枝葉以尋求根本從根本以暢達枝葉理實一貫心悟自知故能文者皆可進於道也今讀足下文清機可喜矣異日勵其志無懈其功深造漬漸以求必得安見不使有所見乎雖然人生大業道爲先文次之雖今日以制義取士文似有不得畧焉

者然於學文之曰兼盡夫道安見其不可也所謂道非
他日用常行之理是也理無不該古聖教人必先以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誼
誼者誠見夫五倫固所以該之也至悉而言之凡灑掃
應對進退言語視聽飲食衣服之類莫不各有道焉以
存乎其間則亦無不可於日用間體驗而行之也昔許
平仲幼時問於師曰讀書何爲其師曰爲應舉爾平仲
曰如此而已乎夫平仲年極少而輒知科舉之學不足
盡吾一生大業今日亦思吾之大業果何在乎足下朴
厚人也昔人云朴誠可以入道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足下以可爲之資而當此富強之年用心於正則永
無差路路之差否實在此時孟子謂擇術不可不慎足
下何不重念此意也



與同人訂學書

吾身參三才而中處孰非學中人孰不當爲學中事孔
曰志學孟曰願學皆是確有承當不欲苟安旦夕我輩
生聖賢後讀其書考其行事成法具在更無容別出意
見索探奇旨只是守一學字便終其身可並駕齊驅雖
其間功夫條件不一而盡總緣人之資稟不同故其用
工難強有從高明而入者也是學得此理有從沈潛而
入者也是學得此理大約先要立定脚跟念念求無愧
於屋漏事事求無慚於衾影復從事誦讀以廣聞見體
之倫常以敦物恆慎其交遊以就正有道純其敬恕以

卷一
考驗家邦其於爲學之道思過半矣幸吾鄉有湯孔伯
耿逸庵兩先生倡明絕學人心感動旣匪伊朝夕道尙
未墜心有同然於此時務求安頓吾身非易非難聞風
興起之慕誰於我乎靳之邇來王一雪先生與余屢訂
斯旨余不敢任亦不敢讓但道非一人所獨學貴同類
相助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麗澤之益顧可少乎哉因商
所志實告同心余之意諒亦諸君之意也

與彭無山給諫書

自初十日聞兵部右侍郎李光地有請假九月之疏五
內如焚驚惶莫定卽致字求訛料先生誼屬同鄉知之
必悉乃未賜回音而他人且數見告矣衆無異口傳聞
應真不禁仰天痛哭曰人心至此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天地之所以不毀恃有元氣鼓動於其中人道之所以
常存恃有仁心流貫於其內人心惟仁故在家爲孝子
在國卽爲忠臣交友卽爲良朋治民卽爲循吏事有歧
轍心無二理人有南北性無殊途從古及今率不越此
今光地遭母喪自宜回籍守制

皇上在任守制之

旨誠視光地爲正人故降此

隆旨以示寵眷之非常爲光地者當此益覺哀號難禁
痛慈闈之不存致肝腸之摧裂苦塊之際惟有悲
血以守制之情痛陳於君父之前此時方寸已亂豈云
君命敢違卽再降

溫旨慰留何難一再哭陳以求必歸雖數冒

宸嚴亦不違恤祇緣此事非同小可出此入彼間不容
髮聖狂之分人禽之介定於頃刻安所游移哉光地
之處此不知其何所云也一聞

隆旨卽有請假九月之疏夫九月之假可請安見三月
一月之假不可請也且九月之假可請是九月以後之
日月卽無服也爲人子而不得親視含殮終天之恨何
時可釋又降其服而爲九月卽宴然居官視事情不爲
怪此誠何心哉雖極貪庸亦恥蹈此而光地竟爲之光
地之自處爲何如亦不慮天下後世之謂我爲何如也
想富貴當前貪戀難舍身名俱敗廉恥頓喪亦不恤耶
或光地意欲以此報

聖恩然天下有離孝之忠乎哉有忘其親而可以事君
者哉光地欲以在官報

聖恩而已至於忘親夫至於忘親而又何望其報

君君親大倫忠孝一理其哀請守制至再至三披肝露
膽毫無遮蔽

皇上必俯允臣請令回籍守制使傳之天下載之史冊
見

聖主之優禮大臣爲千載稀邁之盛事而人子之哀痛
迫切有一朝難緩之至情斯不亦君親無負其篤於親
者卽其所以報之君者哉况今歲二月間

皇上曾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切責大臣凡在廷諸臣
及小臣之凜聞

天語者莫不爭自濯磨求爲盛世之完人豈光地職爲大臣身列殿廷顧未之聞耶光地平日負重望士林歸之今當大節冒昧至此其所謂禮義廉恥安在其所爲難進易退何存綱常毀裂名教淪亡世道人心於何底極凡具人理未有不痛哭流涕者也且當今之時非有邊塞征伐之舉何至於奪情學院之官實爲禮教風化之寄又何可以奪情明之李文達張江陵故事曾未之悉耶然在彼時亦各有說而猶不爲公論之所容况今時何時所任何官大非昔比忍爲偷生嗚呼痛哉言之辱矣聊抒憤懷用申大義以志人倫之大變尙有人心

之未死云

臣聞人君之德，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臨於天下，無時而間也。人君之德，亦猶是也。德之在人，猶天之在天也。天之在天，不可一日而無也。人君之德，亦不可一日而無也。德之在人，猶天之在天也。天之在天，不可一日而無也。人君之德，亦不可一日而無也。德之在人，猶天之在天也。天之在天，不可一日而無也。人君之德，亦不可一日而無也。德之在人，猶天之在天也。天之在天，不可一日而無也。人君之德，亦不可一日而無也。

再與彭無山給諫書

李光地破裂名教有請假九月之疏聞者痛心疾首連日物議沸騰豈與光地有仇隙實天理民彝之在人不容混也自大疏出而義理昭明倫常藉以不毀非特爲一時維法紀實爲萬世扶綱常在他人瞻前顧後雖極憤懣不平者而未能明大義以正之大疏痛切直陳效鳴鼓而攻之義畧無隱諱亦豈與光地有仇隙天理民彝之不容不入告焉故也今日又於

其間原

皇上留之之意陳光地飾僞之術入情入理詳切著明
天下後世讀之毛骨猶且惶悚况當局者乎但在京守
制之請不能無疑焉光地業已請假九月矣天理民彝
豈復可問更何論在任守制在京守制回籍守制者哉
然爲百世之綱常慮則不能不據大義而爲之言者大
疏入告雖未奉

旨會議而大義已伸於天地間其扶挽名教則似止宜
守經而不宜行權再疏光地之罪以明回籍守制之爲
正乞
勅廷臣議其不忠不孝而置之法者百世不易之經也

不請

勅廷臣議罪而請在京守制以示撻之市朝之地者一時權宜之計也夫臣子之進說也先有以成其君之德而始有以摘其人之奸君子之立言也爲一時之人心申公論而尤爲萬世之綱常計畫一光地之疏請九月非

皇上不使終三年也大疏曲陳明悉此所爲成君之德者也光地誠至再至三哀請

皇上以孝治天下必准其回籍而光地絕口不言所言者曰寵命曰破格曰忍死効力曰考試不悞苦塊之際

而忍爲此言豈人子之言乎大疏窺其隱而更誅其心
所爲摘人之奸者也大疏入告若僅爲一時之人心計
則公論已伸若爲萬世之綱常慮則斷斷乎自有一定
之衡又非可遷就而爲之說也光地負罪莫容智愚同
憤其痛恨者固見人心之未死其議處者亦慮國體之
所關誠請

勅下廷臣議罪以嚴其處分

皇上或嚴加斧鉞正也倘或寬免令回籍守制則亦
皇上之仁也而總於倫紀昭明復於國體無損其傳之
海內載之史冊旣見

皇上之盛德懋昭卽見憲臣之讜論維平盛世景象豈
不宛然今乃請在京守制所云不可居官則善矣所云
不可回籍則未然也任彼狼狽極彼貪庸但可謂難追
於盛世之誅則國法伸但可謂不齒於士君子之林則
公道著若因其難追於盛世之誅因其不齒於士君子
之林而謂無顏回籍亦豈有顏居京師乎夫回籍者非
家居也以守制也親喪在家而令在京守制此非盛世
之法也若謂示以撻之市朝之恥則大臣可殺而不可
辱於此請嚴不孝不忠之誅以爲天下萬世戒則於國
體得而於三年之喪亦復明於天下所謂守經而有裨

於世道人心者此也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者此也且誰非人子誰甘不孝誰非人臣誰甘不忠不忠不孝置之典刑天下萬世塗轍若一倘因其事之難爲措置而爲權宜之計使因之不得去以示恥辱竊恐天下後世之爲光地解者曰彼之請九月非人子也而當日抗疏糾參者不請誅光地以謝天下又不直陳三年之喪之不可廢而故爲多方以遷就之則是終不令光地之回籍者其隱也而又何怪乎光地九月之請也不幾幾乎使天下後世視朝廷之施法非所宜而不忠不孝者反有以解免也哉大疏業已八告相晤未及細詢今再思

之爲綱常名教防弊端則不敢以在京守制之請爲善道爲國體國法存正大尤恐以在京守制之請累

聖明天在京守制聞宰臣有是說矣而未敢以爲然也爲是說者不過遷就之使光地不至居官爾非力陳三年之喪爲凡爲人子者所宜守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光地九月之請犯天下之公惡也當此人倫大變宰臣旣不以三年之喪力陳於

皇上之前而大疏又止以在京守制成宰臣之說稽之典禮有違按之國體有礙恐非所以成

聖德彰孝治也爲今之計倘

勅下九卿會議惟早疏請與班而以回籍守制之爲經
以在京守制之爲權仍抗顏力爭反復明義使光地回
籍守制不則卽請嚴置典刑以伸國法計惟有此兩言
而已他何有焉此事關繫天經地義而明天之經申地
之義又在大疏願熟計審處而勿遷就以從之也敢據
天下萬世之公義爲朋友陳一得之愚倘不以芻言爲
罪則天下萬世幸甚

安溪李文貞公爲 國朝名臣第一人祇以奪情一
節爲白璧之瑕讀此文乃知名節之重清議之嚴凜
乎其不可犯也當與無山先生諫草並傳

舒昂謹注

性理纂要序

先王治世之法教世之道原出於一周禮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教在治中也治教出於一故士
服先王之教以遊其治者莫不蒸蒸然懷知仁聖義中
和之德勵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
其時登進之途鄉升秀士司徒升選士造士升諸司馬
進士論其賢者告於王而論定後官焉夫以教爲治則
是不必舍黨庠術序之法而別爲象魏科條之施其所
以化民成俗者既有其本而士由鄉里選舉以爲進用
則是不必於經明行脩之外求人品而真儒盡育於考

德課藝之中是以化隆於上俗成於下人皆以窮經者
致用雖一材一藝之用於國家各分大道之體而俱有
實效自後世薄德禮而厚政刑遂覺治有爲治教有爲
教不能復合士生其間方競鶩於榮名富厚之資舉先
王治世之大法置焉不講而其以經學教天下之意益
背馳滅裂而不可復問愚懦者既不足與語聖賢之道
高明者讀書千萬卷而無益於身心又其甚者雜於權
謀術數之習浸淫於佛老怪誕之說而爲斯道害以是
爲學無惑乎六經之教不明而聖人之徒不能接踵於
世也明永樂中勅令纂脩性理大全頒行海內其間載

周程張朱之言爲詳自天文地理以至歷代君道治統
并田學校禮樂封建賦役兵戎之制暨師儒授受性命
學問之旨罔不採摭大備是書洵與小學近思錄大學
衍義補諸書同羽翼五經四書而爲學者不可一日不
講者也但因卷帙浩繁讀者多不能卒業又或獵取功
名志趨不專乎此以故往往束之高閣固陋遺譏而無
裨實用牟陽冉永光先生憂之輯性理纂要一書於太
極圖通書定性書東西銘有訓於諸儒所論理氣心性
存省義利之屬有評訓本朱子兼參諸儒之說而以己
貫通之評並參程朱諸儒之說而以己意別白同異以

要至是之歸予讀是書見其箋註詳明既有以發明四
子之蘊而持論確切以居敬窮理爲提宗則以補誠敬
字爲蛇足之說者不攻自破而復有以救未流虛無寂
滅之弊此其閑道之功甚大而其息邪之志亦甚嚴而
不苟也學者先讀是書後取性理全書觀之實証之五
經四書而體察乎人倫日用之間其於先王之治教當
必有確然而見其出於一者詎敢泛濫馳騁以自戾聖
教也哉今

聖天子以經學治天下五經四書取士而外復頒孝經
衍義使家誦戶習於三物教萬民之治有同符焉

萬幾之暇進儒臣於

庭闡釋濂洛關閩之奧

頒學達性天之額褒崇前賢式示來學學者躬逢

盛世翕然向風丕變於詩書絃誦之內者固其然也永
光先生際休明之運以鄉貢士第一奪標南宮陟班侍
從日閉戶校讐取向所纂性理藁刪增授梓凡八卷屬
予爲序予幸同事館職且同志聖道深知是書之作有
維世之苦心因爲序其源流別其得失而後及此書之
爲功於世是書行上以翼

聖天子敷教之治下以立士人希聖之階吾知實學日

與儒行丕茂必將有通經服古之士講明先生之道以
應

聖主取士之典者安見古今之不同治而人心風俗非
卽古者敦龐淳固之遺也歟是爲序

理學正宗敘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人各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各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身此理從天地來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盡此者爲聖人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堯舜以來傳授心法不越精一執中之旨孔門言仁言孝一以貫之後世去聖人旣遠學者各以意見爲師承是以傳流乖舛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泥於辭章甚至權謀術數功利技藝之徒競相炫耀而世道人心浸淫邪說莫可究極矣王道蕩而學術裂聖路榛蕪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卒不聞有登聖人之堂奧者此後

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夫聖人之道備載於六經四書如日月中天有目共覩諸大儒窮微剔奧無非殫心於此所以直接薪傳而淺學曲儒不敢望其項背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爲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四書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關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釋且會衆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畧發其精義要其旨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煥然昭明於世是聖

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朱子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
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
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
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
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
友善旣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卽不
容畧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
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
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何王
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

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詳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
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耶勉齋之有功于朱門
也不待言矣此得其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
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
今古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
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
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
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
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
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至若康節內聖外

王之學純公亦爲嘆服文公之門有西山以爲老友不當在弟子列二公造詣如此反闕而不錄闕之者俟之也學極乎數道精乎律其廣大高明非後學所能躐等而企如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二公之深造自得者也故闕之以俟學者之旣通六經四書而後可及乎此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畧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朱程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厥緒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

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
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
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
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
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
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
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徧觀盡
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
忽潛玩旣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
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爲發

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由門戶
以尋階級由階級以達堂奧要在乎人之能自得焉爾
是編也甫輯於嵩陽多爲耿逸庵先生所較正繼成於
藍鄉焦鶴浦趙鵬九李子昭曹聞衣吉乘旃諸子請付
梓因得公諸同好余之公諸同好之志實嵩陽先生與
世同歸大道之志也夫

嵩陽書院志序

嵩陽書院爲宋四大書院之一數百年來傾頽荒廢遺址泯滅無有人脩復之者復之自逸庵先生始志之亦自逸庵先生始或曰國有史家有乘所以紀善惡寓美刺昭勸戒也例也書院曷爲乎志志書院志學統也學盡人而然矣曷爲乎志盡人而然不盡人而明也今夫道在天下上蟠下際學在人心貫古通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者也是以無貴賤無小大而皆從事於學此盡人而然者也但古之學者實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之功以求盡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蚤夜孜孜自幼至老服習馴致故能內而明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幾乎參贊位育之極功後之學者但爲誦讀口耳之學而已其於聖人教人之意失矣此所謂不盡人而明也然則學不可返乎返其泛濫辭章之習而體之於身心返其馳騫爲人之意而專之乎性命學者皆有是心但無先覺以牖其知能之良是以貿貿焉莫知所適從卽其旣嘗從事於學或亦有殷殷向道之意然觀感未深德業寡助終不免見異而遷焉此皆承先啟後者之不能愬然於懷也故學欲盡人而明不可不亟謀講

習之地使其專心志而責成功書院者所以教天下之
英才而驅之於仁義道德之地也人人於斯學則人人
爲仁義之士道德之儒矣相觀而起相講論而明相切
磋砥礪而進相優游漸漬日新月異而樂由是光輝篤
實晬面盎背而大由是手舞足蹈無非天理之流行而
化由是處則繫乎道統出則關乎世運無非爲天地立
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聖而
神斯其學之所繫爲何如哉學之所繫者重則書院不
得輕書院之所需者亟則志書院不容緩故曰志書院
志學統也他日書院中誠有肩學統其人者吾知其人

可志其學可志其人與學爲書院所重賴而與耿先生
相與以有成者且均爲後人之所志不然書院志矣而
無人焉以與書院爲不朽抑又何以自立焉是學者之
責也夫是學者之責也夫

泌陽學條規弁言

予來茲土已多日矣憶三年前特就今職妄有自淑淑
人之意今幸遇泌邑淳良士風日上士氣日新皆由諸
君生於文教之鄉素服禮義之訓故一經提撕便成規
模噫俗美矣觀厥始可以要厥終矣而余猶不能無慮
焉者誠以正學不明講席久虛及今學校奮興人心蒸
變不早立法程爲收束恐視講學會文之舉未必如飲
食饑渴之不可離得毋有陽奉而陰違者乎得毋有始
勤而終怠者乎殊不知天地生人父母養人必需乎君
師之教而從古聖賢作經籍傳大義與今

國家設學校選師儒以教人初非強乎人性之所本無而爲是多端以煩之也亦祇於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明之以所當然期之以所必至而已何謂能知如遇父母而知孝遇兄長而知弟非能知乎知父母之宜孝而卽用力於孝知兄長之宜弟而卽用力於弟非能行乎今使學校中在在申之以孝悌之義在在皆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之人則長幼順上下理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平矣此道至淺近至深遠至廣大至平易余妄自不揣不甘爲自暴自棄必期與諸君共志道據德依仁但慮表率不立模範無聞又兼開導之功

不勤鼓舞之法未善中夜思維實多悚惕今姑做朱子
白鹿洞規畧輯聖賢切要之言而列之於左又益之以
勸善規過簿立社講學會文三則庶幾從事身心者有
所依據而循行無難矣惟冀諸君破習見而砥新德警
苟安而勵精勤將習俗改易學宮內外有型仁講讓之
風鄉社遠近有家絃戶誦之美如此不惟道得於已在
諸君爲無負天地之所生無愧父母之所養竊意採風
問俗者入其境而聞絃歌之聲亦必謂諸君克盡聖賢
理道之實已備

國家有用之器彬彬郁郁之稱舍茲土其何歸矣時與

予共襄厥事者不無各社長諸君之力是賴然則化導
人心豈他人責哉

家規序

家大人每旦晚集予兄弟於道康齋中課誦命講屢以忠厚謙虛四字爲訓且曰忠則不欺欺則不忠厚則不薄薄則不厚謙則不驕驕則不謙虛則不滿滿則不虛最羨柳公綽家風嘗採古昔治家有道者臚列其事數十條貼壁上令子孫觀省予早歲未悟祇視作古人故事久之始知日用皆道學者躬行實踐處卽在於此用承家大人意就日用所接之人所居之位所處之事分類編次旣成帙家大人時命予爲家衆講明服習之若是謂施諸家則可謂公諸世則烏乎敢尙冀有道君子

惟缺畧是誨

嵩陽書院記

耿太史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其學以洛閩爲宗其教人以主敬爲根本行恕爲推致總欲體天地生物之仁以不負天地生我之意邑之北舊有嵩陽書院僅餘一祠先生因其故址大爲脩理特祀程朱與學者講習其中一時儒行蔚然丕盛會長洲牖如張公來令茲邑重先生學每值會文講學之期必單騎至書院無懈厥事時予來訪道先生坐敬恕堂兩月餘因得屢至書院備觀講習之盛先生曰子盍發明學旨爲書院記之予辭弗獲命謹撮其素所聞於先生者而畧爲之言曰嗚呼聖

學之相傳蓋有至易而至精者乎堯舜禹之相授受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命中而舜
卽示以人心道心之別益以惟精惟一之功以求無失
此中則中其至易至精者乎是中也自堯舜闡之已自
羲皇傳之者也自羲皇傳之實自天地啟之者也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此乾元之所以統天也人於其中得元
亨利貞之理爲仁義禮智之性於是人而渾具夫天之
體矣以此驗中何人無之而其後有什伯千萬之不同
者豈以此中有難能與抑思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有
天命流行之趣是申非甚異於人之事乃古今不易之

庸道也庸則人人可至不庸則馳於高遠而不可訓庸則世世可守不庸則炫於新奇而不可久體乎中庸之道以歷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行之以知仁勇之德從事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務而本之以盡性致曲之誠純之以戒懼慎獨之功而進底於闇然日章素位而行之域時而窮也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時而達也則禮制可以興九經可以舉鬼神可與同其微顯天地可與同其悠久徹上徹下無非中之體段爲歛爲散無非中之存發孰謂中之道非天下之庸道中庸之德非天下之至德也哉况乎前有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以開其統繼有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大
其傳後有周程張朱以續其緒而斯道何嘗一日泯於
人心乎察而識之存乎其人擴而充之先有其要孝經
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子思子亦述夫子推明舜武周之大孝
達孝而極之塞天地橫四海無所不通嗚呼此又中庸
之道之所以貫乎天德王道之終始也與陽城居天下
之中將必有繼我逸庵先生後以求得夫聖學相傳之
中而不自戾於庸者不知其有以許我乎抑否乎

朱陽書院講學紀事

庚午秋七月講學於朱陽書院生童至者多人司講者
講弟子入則孝章既畢邑侯史公平泉發揮孝字之義
爲多士訓其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未有孝而不弟者
若是友恭之念薄必是父母之敬衰誠念念不忘孝道
自不忍傷及手足行自不得不謹言自不得不信以至
愛衆親仁學文自不得不如此做去蓋如此則孝不如
此非孝也然孝念之盡只在自誠其心心苟能誠他事
皆由此推廣之爾是時闡明孝道抉微剔奧一時學者
改容敬聽若發其真性而懽欣鼓舞於不自己予因是

慨然曰孝道之不講久矣得公暢發厥旨其大道振興之日乎溯先王以孝治天下之深心竊願與同志共明之蓋古昔聖王道民之性引民之行不過本天經地義而爲之治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無非欲使天下後世同歸於孝而後已故其說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以孝經授曾子匪直示以家庭問視之節蓋已揭其千聖百王之傳然則孝經者聖人治天下之書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悉歸於不敢惡不敢慢之中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父子定則君臣理長幼順夫婦別朋友序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此明王孝治天下之宏願也聖人不得行其道而明其志以詔來世孝行不脩天理息而人欲熾儒術乖而王道裂矣孝之關於心法治法豈苟焉而已哉夫孝何以歷百世而不易蓋以孝者因吾性之仁而發焉者也心之內蘊惟仁爲大仁之外發惟孝爲先是道也渾之在天則爲元而元必亨也利也貞也得之在人則爲仁而仁必義也禮也智也天以元而流通乎四時人得之爲仁是天人合而一之者也人以仁而統貫乎四德先發之爲孝是仁孝渾而同之者也仁則必孝孝則必弟必謹信必愛衆親仁必學文溯源窮流由根

本以達枝葉理惟一貫學無岐旨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民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推之大事小事無非孝念所貫注孝行所推暨而皆隱隱有仁體寓於其中仁人心也人非心無以管攝萬物心非仁無以貫通萬理此孝之本原昭著無疑者也先王以孝順天下德曰至德無以加於此也道曰要道無以先於此也向使孝非由仁而出或更有加於此先於此者矣此聖人專言孝卽所以深言仁也學者體此意而默會之則可識天命流行之蘊實寓於日用倫常之中無一步一趨而非孝卽無一步一趨而非仁無一

時一刻而不處於孝卽無一時一刻而不處於仁仁者
孝之本孝者仁之用仁者孝之總會孝者仁之散殊惟
在人之自認其心以趨於孝而求全乎吾性之仁則孝
經之言孝無非言仁可靜悟矣聖王之以孝治天下無
非以仁治天下可不言而喻矣書院得聞公孝道之論
深幸與孝經之旨相爲發明因紀其事並附一言於後
以俟人之深求而自得者豈徒紀一時之盛迹云爾哉

或以違禮棄理惟一貫終無改旨效四事在不在
 也蓋民不教非孝也賊賊無勇非孝也朋友不信無
 也非之大矣小事無非孝念所貴正孝行所從
 婦人之禮本而自管管是去錄大解心無惑正
 婦人莫事懸改管舉其義則因辨其理並制一
 所以以事蹟不可不自而無夫者則得也公
 既以此矣其妻官自其舉而快理正也則事
 其夫之自其誠其心也故其事而於其
 也故其事其妻也其公也

楚南湘潭後學黃舒長編輯